



“这些书最后还是要送走”

方汉奇堪称百年中国新闻史的守望者，他是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深耕新闻史学领域70余载。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，方汉奇撰写《中国近代报刊史》，还组织编写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》《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》等。走进他的书房，场面令人惊叹，三面书墙环绕，置身书海，顿时自感渺小，却心神安宁。

在方汉奇的书房里，岁月沉淀在每一本书、每一张照片、每一个摆件上，看着积攒了一生的图书，方老言语间的欣慰藏不住：“当年就是这么满，送走了之后又满了，这些书最后还要送走。”原来2022年他已将3000余册图书捐给了人大新闻学院，如今它们正在学园资料室继续发光发热。

如今的书架上，最新的书籍是《百年求真：方汉奇自述》，这部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，方老回顾了从战火硝烟年代到信息浪潮当下的生平历程，很多细节生动鲜活，给人带来启示。书房里挂着漫画家丁聪给方汉奇画的漫画，简练数笔，一位目光睿智、神情严肃的大学者活灵活现跃然纸上。书架上还挂着国学大师梁漱溟给他的题

字：“何思何虑，至大至刚”。方老用一生践行了这八个字，始终超越纷扰、坚守信念。

对信息有着极致的追求

方汉奇的书桌在书房的地位非同凡响，除了睡觉、吃饭，他会在书桌前坐上一整天，看书、看报、写日记。

在巨大的放大镜旁，摆放着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《北京晚报》等，这些全部是方汉奇自费订阅的。他喜欢看《北京晚报》，因为报上记录的都是“北京的事”。探访过程中，方汉奇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宣传部电话，说是要给他订阅2026年的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，老人家开心不已。“我们搞新闻史的人，关注信息的记录。不论报纸上的信息你支持不支持，赞成不赞成，它本身就是信息，就值得关注。”

“我这日记都是公开的，没有隐私。我的日记，记事不评议。”方老的日记打印成册，每一年一大本，它们在书桌后面的书架上排列一行，正等待新成员的加入。打开电脑，记者一行前来探访、拍摄的信息已经被写进方汉奇的当天日记。方老说，他每天坚持记日记，2025年画上句号后，电脑里的文字也将全部

打印成册。

1946年，方汉奇考入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，毕业后进入上海新闻图书馆担任研究员，负责《申报》史整理工作，他3年读完78年里出版的全部27000余份《申报》，摘录了两万多张卡片。而他为撰写《中国近代报刊史》更是积累近30年，做了2.5万张卡片。“我有什么工作任务，或者是备课任务，用卡片就可以及时找到需要的材料。”

方老书房里还有数码相机、数码摄像机，他是国内最早使用电脑、最早使用数码相机的资深爱好者。他在84岁开始使用微博，88岁玩转微信。谈及微信，老人言语干脆，“你没微信怎么来信息，怎么得到信息啊。”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，是因为他对新闻工作的极致热爱：“我感兴趣的是新闻工作，这些只是工具手段，你要做好新闻工作，必须与时俱进，必须掌握现代化的手段。”

爱常在不经意处流露

“老爸，您多保重，我周末回来！”记者探访过程中，恰逢方汉奇的儿子方彦正在和父亲道别。为了照顾进入暮年的父亲，方彦前些年从美国回到中国，在长沙开拓全新事业。

在方老家里，爱在不经意之处吐露芬芳。书架上的全家福照片、方老和夫人的结婚照，还有母子、母女的合影，述说着这个家庭的温馨往事。而珍藏在书架里的全家照片更是以年成册，每一本都沉甸甸、齐整整。方老费力地从书架上搬出1998年的相册，指着一张照片说“这是我女儿”，还指着另一张照片说“这是我那口子”，谈及夫人和一双儿女，他言语间满是自豪。

方老记不清夫人黄晓英已离开他10年，也记不得总给夫人带爱吃的巧克力冰激凌，更记不住夫人生病住院时，自己会悄悄在她额头上留一个吻。但他依然记得夫人的辛苦和奔波，他回忆当年他们住在张自忠路的铁狮子胡同1号，作为一位生物老师，夫人每天都赶车去北大附中给学生上课。而那15年，方老成了家务劳动的主力，做饭做菜更是一把好手。

在方老的书房里，除了家人的照片，还有很多是学生的照片。在《百年求真：方汉奇自述》一书中，方老谈及他带的51位博士生，细节满满。他的关门弟子创下的50万字的博士论文记录，令他激动不已：“全国有史以来就从来没写过这么长的。”对于爱徒的论文，他还不忘给出诙谐的评价：“不容易！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没有苦劳也有疲劳！”

“老爸，我周末就回来了！”“老爸，我明年再回来看您！”儿子、儿媳和方老相拥道别，儿子回长沙，儿媳回美国。老人家平静地和孩子道别，接下来，他吃午饭、睡午觉，看新闻、写日记，一切照旧。

“豁达一点别较真”

方汉奇一向以记忆力超群著称，他的学生至今记得他在课堂上大段背诵《警世钟》《猛回头》等名篇的情形。但这两年他记忆力衰退了不少，不少人和事已不记得，但他幽默、达观的本色从未改变。

“我是广东人，但广东话我是学的，北京话是我的母语。”方老回忆，因为战乱，他早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辗转在北京、香港、广东等地，共在14所学校就读过。他开心回忆着在北京师大二附小读小学时，踩高跷扮演叫花子的趣事。他还回想起少年时代频频上台演戏，得益于他的一口纯正北京话。

谈及长寿秘诀，方老像学生一般认真总结道：“不生气，向前看，日子要豁达一点，别较真。”他还认为热爱体育锻炼也是其长寿秘诀之一。原来，方老是乒乓球高手，曾是教师队的主力之一。淡泊名利亦是方老的长寿秘诀。2017年9月28日，91岁的方汉奇被授予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，他很快将100万元奖金悉数捐出，设立“方汉奇基金”。多年后，他这样回应：“捐出去是为了求得安静，变成有钱的人，人家就会说三道四，干脆把钱捐出去了，就没人再说话了。”谈及自己的身后事，方老同样态度明确：“考虑它干吗？我追求顺其自然，整天掰着指头算还能活多久，这不就是自寻烦恼吗？”

据北京晚报

书单

《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》

作者：扎十一惹
出版社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出版年：2025-8



我叫扎十一惹：扎是家族名字，十一是我出生的季节，惹是一种草。我生于1990年，花腰彝族，是在云南高寒山区寨子里长大的女孩。这本书记录我的成长，勾勒我至今34年的人生轨迹，也为我的女性亲人和乡邻们，留下一些生命记事。

早年村寨贫苦，生活难免坎坷窘迫，但也不缺天然的浪漫：花草、林木、阳光、小溪、山野、猫狗、牛马、小鸟、玩伴……流动的乡村风物，陪伴着童年岁月，织成让心灵柔软的旧梦。

我和我的妈妈、姐姐，我的女性亲戚和乡邻，两代彝族乡村女性的自

主、情感、欲望、喜好等个人生活的面向，随着社会发展，呈现出滞后但蓬勃变化的景观。作为90年生人，我的成长、升学、就业、迁徙，伴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，也伴随着乡村记忆和边地经验的失落。希望经由我的书写，为寨子旧时的人事风物保存一段记录。“在我的乡村里，很多事都是确定的，我知道牛不会跑，也知道太阳会按时落山，我会和牛一起回到家里，吃上饭，然后进入梦乡。”

扎十一惹，彝族，1990年出生于云南深山一个村寨。七岁开始学汉语。大专毕业后进入媒体行业，2019年离职。目前专心写作。